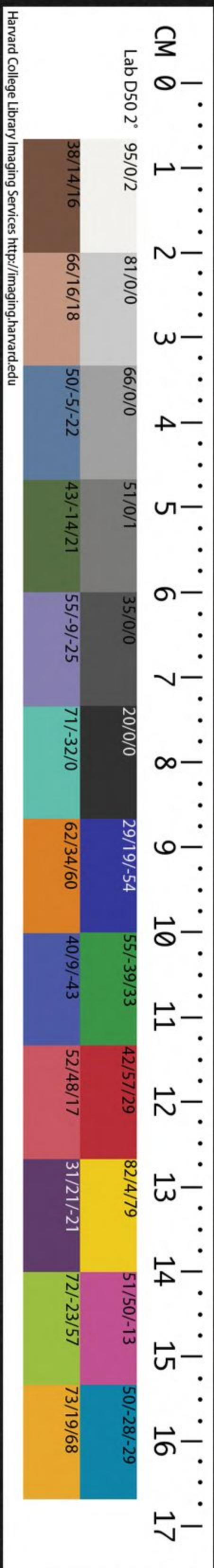


T2516/7928(16)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16



卷三十三

漢十

史緯卷三十三

漢書二十一

列傳

循吏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



弘兒寬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以經術潤飾吏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權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

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氏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廩廩然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文翁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

郡掌物供太守者

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子弟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此風今頗盛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黃霸字次公淮陽人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察廉爲河南

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自武帝末用法激昭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尙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坐不舉劾繫獄既出復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霸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

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務耕桑畜養，節用殖財，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爲棺，其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識事聰敏，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

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乏軍興貶秩，詔歸潁川太守，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爲御史大夫。五鳳三年，拜丞相，封建成侯。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紀綱，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修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

遠幽隱使獄亡寃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爲丞相五歲卒。朱邑，字仲卿，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

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執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何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是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其九族鄉黨，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龔遂，字少卿，山陽人，以明經爲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王外責傅相，引經

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而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  
郎中令善魏人王久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  
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  
臣痛社稷危也昔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儼於桀紂得  
以爲堯舜王說其諂諛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亡今大王  
親近羣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  
術有行義者與王遊居坐則誦詩書行則習禮容宜有益王  
許之遂廼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安等會  
昭帝崩王賀嗣位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  
安樂流涕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古制寬大

臣有隱退今去不得恐身爲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  
爭王卽位二十七日卒以溘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皆  
誅死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卽  
位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竝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  
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  
見形貌短小宣帝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  
欲何以息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  
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  
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曰選用賢良固欲  
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

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母得問持兵者。廼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悉平。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

曹以爲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旣至前。上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人。以明經甲科爲郎。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



復爲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以廣漑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訟獄衰止。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奏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

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什器，減過大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黠蘊火，待溫氣，迺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以官卒元始四年，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

酷吏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

制治清濁之原也。昔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珣而為樸。號為罔漏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轅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其後有。邳都。甯成之倫。

邳都。河東人。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言。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

是所行  
劫送

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邪。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矚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景帝拜都為濟南守。至則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仕。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

謝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間予臨江王，臨江王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景帝卽拜都爲雁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爲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雁門。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竇太后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遂斬郅都。甯成，南陽人，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猾賊任威，遷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驩。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

多犯法，上召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武帝卽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鬻。是時九卿死卽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爲不復收，乃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致千萬，安可此人乎？乃貰資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因氏焉。由以宗家人爲郎，事文帝。景帝爲郡守，武帝初立，吏治尚修謹，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

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爲忤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後由爲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顛多成由等矣。

趙禹，隸人也，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周亞夫，及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

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嘗中廢已爲廷尉，禹初爲少府，酷急，至晚節，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各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免歸，以壽卒。緩平之報

義縱，河東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攻剽爲群盜，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補上黨令，治敢往，少蘊藉，縣無逋事，舉第一，遷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捕按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

不報殺

穰氏之屬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從軍勇悍有功封為岸頭侯甯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郡國出入關者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其暴如此縱遷南陽太守甯成家居南陽縱至關成側行送迎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成坐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朱彊杜周為縱爪牙吏任用是時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又二百餘人一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一日報殺四百餘人郡中

何說

四百餘人

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會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敗壞其功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以斬殺縛束為務闇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效到都上幸陽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行此道乎銜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以為廢格沮事棄縱

市

王溫舒陽陵人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縣亭長數廢數為吏

至廷尉史事張湯遷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遷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雖有百罪弗法卽有避回夷之滅宗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聲爲道不拾遺遷河南太守居廣平時知河內豪姦之家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畧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皆怪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聲無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

傳美類也

矣其好殺如此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放河內徒名猜禍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爲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張湯死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坐法抵罪溫舒復爲中尉縱已死溫舒爲人少文居宅悒悒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爲用苛察盜賊淫惡少年投鉅購告言姦置伯落長以收司姦溫舒多誦善事有執者卽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動大豪姦猾窮治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執者爲遊聲譽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

越還坐法免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右內史治如其故坐法失官復行中尉如故操歲餘宛軍發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有告温舒受負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繫千金

尹齊荏平人以刀筆吏遷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為能拜為中尉吏民益彫敝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復為淮陽都尉所誅滅甚多及死

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以千夫為吏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敢擊行遷主爵都尉上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僕惶恐願盡死贖罪與王温舒破東越後與左將軍荀彘擊朝鮮為彘所縛免為庶人病死

河東也

咸宣楊人也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廐丞官事辦遷御史及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眾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幾二十歲王温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

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爲小治，辯然獨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闖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宣下吏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效王溫舒等，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趨具食，小群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計。上使御史中丞丞相

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郡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死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群，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

咸宣一作減宣

田延年，齊人，以材畧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長史，出爲河東太守，拔尹翁歸等以爲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



入爲大司農。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廷叱群臣，即日議決。宣帝卽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貯炭、芻、諸下里物。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與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爲。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求延年罪。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爲僦，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直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爲道地。延年抵曰：「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無有。」

是事。光曰：「卽無事，當窮竟。」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卽閉閣，獨居齋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

嚴延年，東海人，爲郡吏，以選補御史掾，舉侍御史。大將軍霍

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  
 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後坐闡內罪人法至死延年亡命會  
 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  
 府復為掾宣帝識之拜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復為丞相掾  
 擢好時令遷涿郡太守郡比得不能太守由是廢亂大姓西  
 高氏東高氏郡吏皆畏避之莫敢與牾曰寧負二千石無負  
 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  
 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延年至遣吏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  
 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  
 乃出重劾延年知其如此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

股戰若弁  
 弁撫手也

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  
 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數十人郡中震恐道  
 不拾遺遷河南太守豪彊脅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  
 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  
 民者以文內之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  
 殺之吏民莫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延年為人短小精  
 悍敏捷於事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出身不顧以是  
 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  
 欲誅殺奏成于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奏可論死奄忽如  
 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號曰屠伯時張敞為

京兆尹治雖嚴然頗有縱舍。敝素與延年善聞延年用刑刻急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一周餘弊莠盛苗穢何可不鉏自矜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為治婁豐年鳳皇下詔書稱揚其行加賞金爵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蝗豈鳳皇食邪義道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延年自知見廢會瑯邪太守以病免延年謂

數事亦無  
大弊竟坐  
非謗棄市  
蓋延年自  
有致死之  
道天為之  
也

即此便足  
以死

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邪延年察獄史廉而吏有臧不入身坐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丞義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無傷義意餽遺甚厚義愈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上書言延年罪名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延年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弃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殺欲以立威豈

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歸，見昆弟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姬。  
尹賞，鉅鹿人，舉茂材，為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為頻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勦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賞以

今廉歷軌

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行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各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同伍之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發視，皆相枕藉死，輿出瘞寺門，栢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長安中歌曰：安所求子死，栢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塋，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

死屍也

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贖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甚精甘者姦惡甚于凡吏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不敢闖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群盜起以賞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子曰丈夫為吏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母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游俠

季次  
原憲字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仲尼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

游俠所以  
見重於世

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以嚮其利者  
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跽  
躄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  
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于世豈若  
卑論齊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孑然諾  
千里誦義為死不顧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  
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李  
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口而論矣要以功見言  
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  
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卿相之富厚

摺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  
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  
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  
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  
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  
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  
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  
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班氏曰古  
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  
上而下無覬覦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

班氏之論  
相左如此

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強。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執。競爲游俠。鷄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之厄。公子無忌。竊符矯命。裁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濶。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者。

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皐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皐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皐人也。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朱家魯人。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臧活豪士以百數。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輻牛。專趨

也。尚牛小牛

見亦何傷

人之急甚于已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爲弗及也。

劇孟，洛陽人。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東將至河南，得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劇孟行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郭解，字翁伯，軹人，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繫，不快意，身所

殺甚衆，以軀藉友報仇。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自喜爲俠，益甚。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執，與人飲，使之醕，非其任，彊灌之，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辜，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怪之。」



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臯少年聞之愈慕解  
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客乃  
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間  
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  
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間乃聽  
解爲人恭儉出未嘗有騎不敢乘車入其縣庭之旁郡國爲  
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然後迺敢嘗酒  
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  
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  
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

十命歸解者

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  
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關中賢豪  
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  
殺之闕下上聞下吏捕解解亡置其家夏陽身至臨晉臨晉  
籍少翁素不知解解求出關少翁出之解轉入太原所過輒  
告主人處吏逐之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得解窮  
治所犯解所殺皆在赦前輒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  
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殺此生斷其舌吏以責解  
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  
公孫弘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此臯

侯客

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萬章。長安人長安熾盛，街間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及顯免官，徙歸故郡。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以與章。章不受，或問其故，章歎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爲福邪？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爲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擊負進。及帝卽位，用遂至太原太守，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爲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爲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時俱著名，字爲後進冠，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

大儒優士，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柰何以小文責之。乃舉遵能治三輔劇縣，捕郁夷令，與扶風相失，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爲校尉，擊賊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門，遵者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寤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閤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畧涉傳記，贍於文辭。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去，以爲榮。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

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起爲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遵既歸，賓客愈盛。復爲河內都尉，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先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設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臧水滿懷，不得左右。

更上緇反  
縣也寔丁  
派反寔駟  
也

牽於纏徽、一旦車礙、為寔所輻、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  
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  
國器、託於屬車、由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竦、吾  
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  
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  
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  
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竦為賊  
兵所殺、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使匈奴、  
單于欲脅誦遵、遵為陳利害、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  
遵留朔方、賊至、遵醉見殺、

終

史緯卷三十四

漢書二十二

列傳

佞幸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閔孺、此兩人非有  
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  
侍中皆冠綬、纓貝帶、傅脂粉、化閔籍之屬也、

鄧通、蜀郡人、以濯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  
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  
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

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閒，如通家遊戲，然通無他伎能，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文帝嘗病癰，通常爲上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齧癰，太子嗽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常爲上齧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鄧

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石顯，濟南人，與沛人弘恭皆少坐法腐刑，爲中黃門。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爲令，顯爲僕射。元帝卽位，恭死，顯代爲中書令。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初元中，前將軍望之、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知顯專權邪僻，建白宜罷中書宦官。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

軒後皆害焉。望之自殺，更生堪廢錮不用。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言顯短。顯求索其臯，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髡為城旦，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為昭儀，心欲附之。薦昭儀兄謁者遂，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遂請閒言顯顯權，天子大怒，罷遂歸。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

相曰可惡

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私後宮以為三公。」上曰：「善。」迺廢不用。顯自知擅權專柄，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迺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白恐漏盡，宮門閉，請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籍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顯聞眾人匈匈言

史紀 卷之三十四  
已殺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嫻已時明經  
著節士貢禹爲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  
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  
如蓄望之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皆此類也成帝  
卽位遷顯爲長信中太僕顯失倚離權丞相御史條奏顯舊  
惡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其黨牢梁陳順及  
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  
史中丞伊嘉爲雁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雁鹿徙菟去牢與  
陳實無賈  
董賢雲陽人哀帝立賢爲郎傳湘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

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且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  
爲黃門郎繇是始幸寵愛日甚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  
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綵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  
寢偏藉上裛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迺斷裛而起其恩愛  
至此賢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嘗留  
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若  
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  
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  
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恭爲少府賜爵關內  
侯食邑弟寬信爲執金吾以賢妻父爲將作大匠詔將作大

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  
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  
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及至東園祕  
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爲賢起家塋義  
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罕悤甚  
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告東平王雲后  
謁祠祀祝詛下有司治皆伏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  
平事者迺以其功封賢爲高安侯食邑千戶頃之復益封賢  
二千戶丞相王嘉內以東平事寃惡躬等數諫爭以賢亂國  
制度嘉竟下獄死上祖母傅太后從弟喜爲大司馬免官上

母丁太后弟明代爲大司馬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  
憐之上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以賢代爲大  
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  
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弟  
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  
丁傳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  
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知上  
欲尊寵賢聞賢當來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入  
賢至中門光入閣旣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  
均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



繇是權與人主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爲太子時爲庶子，得幸及卽位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爲中常侍，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中郎將蕭咸之婿，爲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廼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廼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嘆曰：我家何止此，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皆在側，上有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

堯禪舜矣

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廼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矣。賢第新成，功堅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謝，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旣至，以太后指使謁者冊免賢，罷歸第。卽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辜惡暴著，自殺伏辜，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請收沒入財

物縣官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它辜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至大司馬封侯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予人時國無嗣立內外悚懼王閔白太后請奪之即帶劔至宣德殿舉手叱賢曰官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閔必死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太后朝廷壯之王莽時閔為牧守所居見紀世祖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間閔修善謹救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首今以閔子補吏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

色焉觀藉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錄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帝哀帝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一朝帝崩慈臣擅命董賢溢死丁傅流放幸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匈奴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薰粥居於北邊隨畜牧逐水草無城郭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

秦築長城  
矣燕趙  
爲之

狐菟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不知禮義。衣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故隴以西有緜諸、吠戎、狄、獯之戎，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莫能相一。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置雲中、雁門、代郡，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

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秦滅六國，始皇使蒙恬將數十萬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墾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時，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廼使冒頓質于月氏。冒頓既質，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

頓迺作鳴鏑習勒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冒頓知其可用，從其父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射殺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時東胡強盛，聞冒頓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

既脫去堂

頗似虞叔  
也  
虞公

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子，東胡東胡王愈驕，與匈奴中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蒙恬所奪匈奴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

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  
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  
得而次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  
國其世姓乃可得而記云單于姓孛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  
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  
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  
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  
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須卜氏  
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穢貉朝  
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

各有分地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  
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舉事常隨月盛  
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  
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趨利善爲誘  
兵以包蔽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輦  
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隔昆新羣之國  
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爲賢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  
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  
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擊之會冬大寒  
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悉兵逐之

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高帝廼使使問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天子亦有神靈，冒頓與韓王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廼開圍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滕公固徐行，至平城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兵亦罷，居無幾，何陳豨反，與韓王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不出塞。冒頓以漢將數率衆往降，故常往來侵盜代地。高祖患之，廼使劉敬奉宗室女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約爲兄弟，以和

親，冒頓廼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其黨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祖世，高后時，冒頓爲書使使遺高后，妄言高后大怒，欲斬其使者，發兵擊之。季布曰：「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謁者報書，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和親。孝文卽位，復修和好。三年，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詣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

禮義可以  
服人如此

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  
至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  
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  
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  
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  
以應吉、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  
皇帝之志、故使鄯中係虜淺、奉書請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  
駟、皇帝卽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使徙遠舍、使者至卽遣之、  
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  
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

和親便、漢乃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  
中係虜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事、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兵  
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  
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  
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  
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  
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飭貝帶一、黃金犀毘一、  
繡十匹、錦二十四匹、赤緋綠繪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遺單于、  
噶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文帝復遣宗人安爲  
單于、闕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

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於是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眾畜牧。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齋送飲食行者乎？匈奴明以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

漢由余之

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徑而易行，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詞令，喋喋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母多



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何以言爲乎。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迺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卽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文帝以東陽侯張敖如爲大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逐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衆。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之。迺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約和親。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漢復與匈奴和親。歲餘。匈奴復大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漢兵至邊。匈奴去。漢兵亦罷。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給遺

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卽位。明和親約束。通關市。饒給之。單于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以伏單于。單于旣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雁門尉史行微。見寇。保此亭。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以漢謀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迺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自是絕和親。攻當路塞。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者。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後五年。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

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人。李廣出雁門，爲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其冬，匈奴入漁陽。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遼西，殺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會救兵至，匈奴迺去。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至隴西，擊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元朔二年也。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太

子於單于降漢，漢封爲陟安侯。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略千餘人。秋，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入代郡，定襄、上郡，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數寇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更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

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降匈奴。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將軍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匈奴亦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廣得脫。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

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漢已得昆邪，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漢謀以單于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出定襄，票騎將軍去病出代，咸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遂與壯騎數百潰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

凡七萬餘人、左賢王遁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土物故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萬餘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爲外臣、朝請于邊、漢使敞于單于、單于聞敞計、留之不遣、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伊穉邪單于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漢

已滅兩越、遣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使郭吉風告單于、吉見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卽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

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匈奴俗見漢使其儒生，以爲欲說折其辯，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止。是歲趙信死，漢以匈奴已弱，可臣從也。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與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往使，因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廼留路充國不歸。數使奇兵侵犯漢邊，烏維單于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單于益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漢

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單于怒，悉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留之。相當兒單于少年好殺，國人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以兵來近我，我卽發。」漢乃令因扞將軍築受降城，猶以爲遠。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旣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遂沒於匈奴。單于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邊而去。明年單

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子少匈奴廼立右賢王句黎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行壞光祿所築亭障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爲單于且鞮侯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路充國等單于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

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圍貳師幾不得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與單于連鬪十餘日解而歸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且鞮侯兩子長爲左賢王次爲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以

有病更立左大將爲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  
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卽不  
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遂立爲狐鹿姑單于是歲大始元年  
也狐鹿姑以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左賢王病死單于自以  
其子爲左賢王而以其弟之子先賢揮爲日逐王單于入五  
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  
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  
出酒泉千餘里單于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抵郅居水左  
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  
兵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

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  
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  
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  
去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廼遣闔陵侯將兵別圍車師盡得  
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  
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  
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  
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  
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  
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

李陵衛律  
將兵擊漢  
非通于天

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鄯居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殺傷甚衆。貳師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敗，貳師降。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孰。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

力通好便  
八寇荒忽  
不常如此

罷極苦之。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子左谷蠡王立為壺衍鞮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單于少年，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宏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宏生得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時衛律已死，律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單于使犁汗王窺



邊言酒泉張掖兵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得降者  
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  
入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  
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賜黃金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爲犁  
汗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  
原略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是時漢  
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  
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單于家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  
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  
以爲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

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  
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  
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  
出卽後匈奴遂擊烏桓明友旣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  
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出兵乃擊烏孫欲  
得漢公主公主上書求救宣帝卽位遣祁連將軍田廣明四  
萬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  
三萬騎出雲中蒲類將軍趙充國三萬騎出酒泉虎牙將軍  
田順三萬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  
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烏孫發兵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餘騎從

西方入，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毆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至蒲離侯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將軍至烏貳，斬首捕虜百餘級，鹵馬牛羊二千餘。蒲類將軍至候山，斬首捕虜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祁連將軍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馬牛羊百餘。虎牙將軍至丹余吾水上，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餘。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鹵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匈奴民衆死傷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

此亦天運也

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天大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飢餓，人民死者什二，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茲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于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時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而匈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西嚙君長以下數千人南降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衆而去。漢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匈奴遣左右與

匈奴反備漢可見衰弱甚矣

鞬各六千騎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後單于使題王都  
 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右賢  
 王屠耆堂立為握衍胸鞬單于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  
 之入漢獻見單于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而任用顓渠  
 闕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而以其子弟代之虛  
 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獬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幕烏禪幕  
 烏孫康居間小國也日逐王先賢揮其父嘗讓狐鹿姑為單  
 于狐鹿姑許立之國人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單于忌之日  
 逐王率其眾數萬騎歸漢漢封為歸德侯左奧鞬王死單于  
 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與鞬貴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為王與

單于亦有  
 丞相此官  
 設於何時

為奧鞬王  
 名也

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單于暴  
 虐殺伐國中不附左地貴人皆怨姑夕王與烏禪幕及左地  
 貴人共立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發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  
 胸鞬單于單于兵敗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  
 其民眾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呼韓邪單于使  
 人告右賢貴人令殺右賢王右賢王故單于弟也都隆奇與  
 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  
 呼韓邪單于呼韓邪敗走屠耆留居單于庭使右奧鞬王為  
 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呼揭王與唯  
 犁當戶謀共讒右賢王欲自立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

賢王後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遂自立為呼揭  
 單于右奧鞬王聞之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  
 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白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  
 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敗走與呼揭單于合兵四萬人烏藉  
 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使左大將將  
 四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白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  
 于車犁單于敗走屠耆單于留闐敦地其明年呼韓邪單于  
 遣其弟右谷蠡王西襲屯兵殺畧萬餘人屠耆單于自將六  
 萬騎擊呼韓邪單于未至噶姑地逢呼韓邪單于兵合戰屠  
 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瞿樓

去其三

去其四

頭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左大將烏厲屈  
 與奚烏厲溫敦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降漢封烏厲屈為  
 新城王烏厲溫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  
 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  
 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  
 右地自立為閏振單于在西邊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  
 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閏振單于東擊郅  
 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走郅  
 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勸令稱臣入朝從  
 漢求助諸大臣曰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

五單于止  
 存一呼韓  
 邪又立二  
 單于

鬪爲國。故有威名于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疆猶不能兼并。奈何。臣事于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是雖獲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疆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所過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單于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

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璽綬。刀劍。弓矢。棨戟。車馬。金錢。衣被。錦繡。綺縠。帛絮。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就邸長安。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

子載間見  
中國生色

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始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降漢不能復自還卽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屠耆單于小弟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爲伊利日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自度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爲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乃殺郅支使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擊烏孫破之因擊烏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

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卽位呼韓邪單于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自以道遠又怨漢擁呼韓邪遂殺谷吉漢不知吉音問匈奴降者言殺之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後難約束昌猛卽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猛昌與單于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

酒中留犁  
飯七撓和  
也

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共飲血盟猛昌  
還奏事議者以為昌猛奉使無狀且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  
上薄其過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眾稍稍歸之國  
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  
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為匈奴  
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  
合兵取烏孫以立之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大悅遂引  
兵而西人眾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  
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郅支醜誅呼韓邪單于  
且喜且懼上書言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

致語出後  
今綴於  
此凡兩史  
其重複有  
當存者附

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  
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衣服錦繡帛絮倍於黃龍時  
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  
君賜單于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  
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之單于懽喜上書願保  
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城之卒以水尺  
民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周秦以  
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至遼東  
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入  
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伐

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郡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燹火而已。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直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恣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

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匈奴、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今當更甚。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一切省錄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



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際。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天子從之。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爲呼韓邪畫計歸漢。其後或讒伊秩訾呼韓邪疑之。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爲關內侯。食邑令佩其王印綬。及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爲我計甚

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佑也。我安得力。旣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始呼韓邪嬖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子曰且莫車。少女爲大閼氏。子曰雕陶莫臯。長子且莫車。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安未久。人民創艾。戰鬪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

既以顯渠  
為貴矣其  
少女稱大  
閼氏想胡  
語非大小  
之大也

蒲反河東  
縣

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顯渠。閼氏計。建始二年。呼韓邪單于死。雕陶莫臯立。為復株索。若鞮單于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復株索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胥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反。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與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

成也

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下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是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諛之謀。懷附親之心。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索單于死。母弟且麋胥立。為搜諧

果詐降

若鞮單于遣子胸留斯侯入侍元延元年搜諧單于爲朝發  
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遣子烏夷當  
入侍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遣子  
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使匈奴時帝舅大馬  
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  
材木箭竿就羽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  
功垂於無窮根爲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爲  
傷命損威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下  
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  
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

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

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

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邪單于

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未曉其形也

生請遣使問之藩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

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溫偶駱王

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可失

還遷爲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曰藩

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爲濟南太守

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稽留昆入侍哀帝建

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寔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殺數百人，略于單于，遣左大當戶烏夷冷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于餘人，毆牛畜去。卑援寔恐，遣子趨遂爲質。匈奴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責讓單于，令還歸。卑援寔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曰：臣聞六經之治，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小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

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廼築長城以界之。漢興，以高祖之威靈，二十萬衆，困于平城，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權書遺之。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邊陲，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

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唯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然不

久佚不蹙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

侯以烏孫五萬騎擊之還時鮮卑所獲

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方元康神晉之間匈奴內附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于元康神晉之間匈奴內附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屬也以惡其強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屍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域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

無餘蓄。唯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希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鼓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往者圖西域。制車

師。置城郭。都護二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疋。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加賜衣三百七十襲。綿繡繪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平帝立。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盛異于前。廼風單

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賞賜甚厚會西域  
車師後王句姑去胡來王唐兜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  
民亡降匈奴單于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漢遣中郎將韓隆  
副校尉甄阜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今遣之單于曰  
孝宣孝元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  
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  
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  
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  
攻國幾絕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  
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遣使送到國因

此王莽所  
為

與璽書同  
一函封之

請其罪詔不聽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多迺造設四條中國  
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降匈奴者烏桓  
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副校尉甄阜使匈奴班  
四條與單于雜函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  
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風單于宜上  
書慕化麻人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  
竊樂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  
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  
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匈  
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

外事

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烏桓殺匈奴使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發左賢王兵，人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殺人民，毆婦女弱小去。王莽篡位，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陳饒等，多齎金帛，重遣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紱，詔令上故印紱。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紱。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爲壽，五威將曰：故印紱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

故印紱，奉上將率，受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如今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饒燕士果悍，卽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自爲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



所居地見烏桓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將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以聞詔從塞外還之單于怨恨廼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爲名勒兵朔方塞下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斬之其兄狐蘭支舉國降匈奴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傷都護司馬還入匈奴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等見西域背畔聞匈奴欲大侵乃殺戊巳校尉刁護遣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畧戊巳校尉吏士男女入匈奴西域都護

但欽上書言狀莽于是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蘭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左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爲孝單于賜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拜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單于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及左賢王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歷告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畧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欲立威廼拜十二部將率議滿二十

自宣帝至  
匈奴方  
塞殺掠  
致之也

萬眾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於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虜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邊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蝨蟲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輕用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旣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

九之阨，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敝，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自當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舖，餽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

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屯兵轉穀。天下騷動。咸既受孝單于之號。馳出塞。具以見脅狀。白單于。單于以爲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爲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屯雲中。時匈奴數爲邊寇。捕得虜生口。曰。孝單于咸子角爲寇。莽會諸蠻夷。斬登於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烟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構難。匈奴邊民死亡。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敝。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烏珠留單于死。匈奴大

自取亡

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卽王昭君女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爲莽所拜。遂立咸爲烏累若鞮單于。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塞下。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歙。王昭君兄子也。莽遣歙。歙弟展德侯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收良帶。及手殺刁護賊芝音等二十七人。械檻付使者。遣厨唯姑夕王富等送歙颯。莽燒殺陳良等。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死怨恨。寇邊不絕。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爲寇入塞。譬如中。

好笑

國有盜賊耳。天鳳二年，莽復遣歙與五威將王咸等多遺單于金寶，因諭說改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單于咸死，弟左賢王與立，為呼都而尸道。皐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見漢諡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單于與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至塞下，與云當會，因以兵廼脅將至長安。莽拜當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莽以庶女妻奢，所以尊寵之甚厚。為欲出兵立之者，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年，漢遣中郎將颯護軍陳遵使匈奴，授

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當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距。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

之終始也。漢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訕伸異變，強弱相反，其詳可得而言也。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有然歎息，思古名臣，親無益也。

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以悅以厚利結之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辨士之約，無以異于城郭之固，而使邊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

和親之論

史紀 卷之二十四  
為質乎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  
無已之詐也夫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  
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  
剝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  
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  
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  
入侍三世稱藩質于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疆場無  
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王莽篡位撓亂開隙單于由是  
歸怨自絕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  
蕭望之曰戎狄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

不臣如其後嗣古通字遂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  
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見遠  
識微者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  
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  
之言漏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媿一時之事者未  
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  
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  
或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  
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  
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

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  
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  
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  
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  
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  
絕。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昔者聖王御蠻夷之常道也。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蓋聖王御蠻夷之常道也。

